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七 史部

後漢紀卷十二

晉 袁宏 撰

孝章皇帝紀下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初蒼疾病上憂念蒼使道上置驛馬以知疾之增損甍問至上悲不自勝詔東平傅録王建武以來所上章奏及作詞賦悉封上不得妄有闕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愴不已求依東海王故事自請護喪事上東海王行天子禮舊制無三公出者乃

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詔諸王及公主京師諸侯悉詣東平王葬哀策曰咨王丕顯勤王室親命受策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使屏余一人煢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車乘龍旂九旒虎賁百人謚曰獻王秋即擇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司馬遣衛侯李邑使烏孫到于闐上言西域功不可成盛毀超云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邑言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世遂

去其妻土知超無二心乃詔責邑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可緣詔留之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言之狹也以邑毀超故遣之内省不疚何恤邑言今留之一時快意然非忠臣也於是疏勒王忠反保烏即城超乃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其後忠說詐偽降頗棄前罪為殺新王超内知其謀而偽許之忠大喜將輕騎三百詣超超密勒兵待酒數行超叱吏執忠斬之放擊其衆大破之冬十二月行幸

陳留梁國淮陽頼川戊申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傳說難以正義恐先師道喪微言遂絶非所以稽古求道也其令諸儒學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傳以扶明學教網羅聖旨古文尚書者出孔安國武世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懼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尚書多於伏生所傳六十篇安國獻之毛詩者出於魯人毛萇自謂子夏所

傳河間獻王好之穀梁者瑕丘江公受之魯申公武帝時董仲舒善說公羊江公訥於口辯義不如董仲舒故穀梁學浸微唯衛太子善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求能為穀梁學者得沛人蔡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後大儒蕭望之等廷論二家同異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學復興漢初張蒼賈誼張敞皆修春秋左傳誼為左氏訓故御史張禹與蕭生同官數言左氏於望之望之善之及翟方進賈誼劉歆並傳左氏學故言

左氏者本之賈誼劉歆此四學雖傳於世官建武初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議譏毀左氏以為不宜立愍帝即位左氏學廢乃使郎中賈逵叙明左氏大義逵又言古文尚書多與經傳爾雅相應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學者益廣逵字景伯右扶風平陵人身長八尺二寸弱冠能誦五經左傳兼通穀梁諸家之說沈深有用其所學者可為人師明帝時為郎使與班固校書帝即位雅好古學詔逵入講白虎觀使說左氏傳上善

其說逵母嘗病上以逵居貧欲賜之以校書比例多乃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逵逵讓曰逵母病甚子貧無事於外屢空且從孤竹於首陽矣其恩厚若此遷衛士令逵才學該通其所著論為學者所宗性佚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袁宏曰堯舜之傳賢夏禹殷湯授其子此趣之不同者也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兼而用之此德刑之不同者殷人親盡則婚周人百世不通此婚姻

之不同也立子以長三代之典也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廢立之不同者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周之制也春秋殺君之賊一會諸侯遂得列於天下此褒貶之不同者彼數聖者受之哲王也然而會通異議質文不同其故何邪所遇之時異夫爽者之思盡于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埶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故記載廢興謂之典謨集叙歌謡謂之詩頌擬議吉凶謂之易象撰錄制度謂之禮儀編述

名迹謂之春秋然則經籍者寫載先聖之軌迹者也聖人之迹不同如彼後之學者欲齊之如此焉可得哉故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不可不察聖人所以存先代之禮兼六籍之文將以廣物慣心通于古今之道今去聖人之世將千年矣風俗民情治化之術將數變矣而漢初諸儒多案春秋之中復有同異其後殷書禮傳往往間出是非之倫不可勝言六經之道可得詳而治體云為遷易無度矣昔仲

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言紛然散亂太史公談判而定之以為六家班固演其說而明九流觀其所由皆聖王之道也支流區别各成一家之說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雖治道彌綸所明殊方舉其綱契必有所歸尋史談之言以道家為統班固之論以儒家為高二家之說未知所辯常試論之曰夫百司而可以總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動動而非已也虛不以應其變變而非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

禍亂外作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能者為之使惟三者為之慮不行而可以至不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萬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處之術也夫愛之者非徒美其車服厚其滋味必將導之訓典輔其正性納之義方閑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愛而欲其濟仁愛之至於是兼善也然則百司弘宣在於通物之方則儒家之筭先王教化之道居極則玄默之以司契運通則仁愛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夫

大道行則仁愛直達而無傷及其不足則抑𢇁差而並陳患萬物之多惑故推四時以順此明陰陽家之所生也懼天下擾擾竟故辯加位以歸真此名家之所起畏衆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殺此法家之所興也慮有國之奢弊故明節儉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斯乃隨時之迹揔而為治者也後之言者各演一家之理以為天下法儒道且猶紛然而況四家者乎夫為棺椁遂有厚葬之弊喪欲速朽亦有棄尸之患因聖人之言迹而

為支辯之說者焉可數哉故自此以往略而不論
元和元年春正月日南獻白雉夏四月己卯封東平王
子尚為成都王六月辛酉沛王輔薨謚曰獻王輔好經
書矜嚴有法度在國終始可觀稱為賢王秋八月甲子
太尉鄧彪以老病罷大司農鄭弘為太尉彪字智伯南
陽新野人父以孝行稱及薨讓國與異毋弟明帝高其
節詔聽之辟府掾稍遷太僕卿遭後毋喪固疾乞身以
光祿大夫行服服竟遷大司農數月為太尉彪以禮讓

師下在位為百寮規誡以疾上書乞骸骨策曰惟君以
曾閔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禮以屬黎民貪與君意
其上太尉印綬賜錢三十萬俸二千石禄終厥身君專
精養和以輔天年詔太常四時致祭宗廟之胙河南尹
常以八月旦奉羊酒癸酉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死罪
徙邊戍九月行幸陵祠舊宅園廟徵故臨淮太守朱暉
為尚書僕射暉字文秀南陽人也少以節操聞初帝舅
信陽侯陰就方貴慕暉名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後遣家

丞致禮暉閉門不受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常以事干暉暉不從及卒暉厚送其家左右咸怪之暉曰前阮君有求於我恐以貨汙君故不與言今重送者欲以明吾心

驃騎將軍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應奉璧入賀故事少府給璧陰就驕貴吏傲不奉法求璧不可得蒼坐朝堂漏且盡而璧不至不知所為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聞璧而未曾見試覩之主簿以璧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驚

曰少府當以朝暉叱之曰將歸暉獨不朝也主簿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邪明帝幸長安欲嚴宿衛以暉為衛士令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其所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法者率皆為求門戶而生宥之其不義者即時僵仆不以汙獄門故吏民畏愛之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故所在數被劾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南陽人大饑暉盡其家

貨分宗族故舊不問餘焉初同縣張堪素有名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暉以其先達未敢當也後俱為二千石絶不復通及南陽饑而堪已卒暉聞其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贍賑之其子頡怪而問之暉曰吾以信心也其信義慎終皆此類也冬十月行幸江陵十二月除諸禁錮不得仕者令得仕

二年春正月初令婦人懷胎者當以二月賜穀三斛復夫勿筭一歲二月鳳皇集于肥行幸太山丙子大赦天

下復博奉高嬴三縣無出租賦三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庚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壬辰行幸東平王幸蒼宮謂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存其人亡因泣下沾襟上幸蒼陵為備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賜御劒于陵前初蒼所將驃騎時吏丁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引見嗟嘆之擢為議郎遂幸魏郡河内登太行五月丙戌詔曰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祖宗舊事或班恩施

其賜百官錢各有差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令天下大酺五日鳳皇黃龍所集亭皆無出今年租賦見者及太守令長丞尉帛各有差冬十一月壬辰詔曰余末小子託於君位曷以悏崇仁濟天下三代推盖優劣殊軌況于頑陋無以易民視聽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博士曹褒覩兹詔也知上有制作意乃上疏曰昔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協和天人示人軌則也故御應見瑞

乃作令皇天降禮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諸議以成漢禮章下太常巢堪以為不可許是歲班超發諸國兵步騎二萬擊莎車莎車求救於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助之超召部曲及于闐疏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此西吾亦從此東夜半聞鼓聲便發衆以為然乃陰緩所得莎車生口龜茲聞之喜使左將軍將萬騎於西界欲遮于闐王人定後超乃召諸司馬勒兵厲衆雞鳴馳赴

莎車營奄覆之莎車驚怖斬首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分兵收其穀莎車遂降自是威震天下西域恐懼

三年三月丙寅太尉鄭弘薨丁卯大司馬宋由為太尉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曾祖自齊徙山陰事博士焦貺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貺曰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從之楚王英之謀反誣天下知名者貺為河東太守以楚事遇疫病道死妻子閉詔獄考掠連年諸故人皆易姓名以避禍弘獨髡首負鑕詣貺罪明帝感

悟乃原兗家屬弘送䘮及妻子於陳留畢葬旋鄉里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部見弘問民得失弘對甚明倫甚奇之擢為督郵舉孝廉稍遷尚書僕射上問弘欲三河三輔選尚書御史孝廉茂才餘郡不得選弘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聖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敕有司使得人爾上善其言是時烏孫王遣子入侍上問弘當答其使不弘對曰烏孫前為大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尚未賞今如答之小單

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禮曰禮有往来
易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
荅烏孫使小單于忿恚攻金城郡殺太守任昌上謂弘
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姦臣也有少正
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用其議遷大司農太尉
數陳竇憲勢太盛放權海内言苦切爲憲不容奏弘漏
泄奏事坐詰讓収印綬弘乞骸未許疾篤上書曰臣東
野頑闇本無尺寸之功横蒙大恩仍登上司中夜怵惕

懼有折足之戒自揆愚薄無益國家之事雖有殺身焉可謝責是以不敢雷同指陳竇憲姦不慣漏露言出患入竇憲之姦惡貫天達地毒流八荒虐聞四極海内疑惑賢愚疾惡憲何術以迷主上流言噂沓深可歎息昔田氏簒齊六卿分晉漢事不遠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自謂保萬世之祚無復累卵之危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弱疾命在移晷身沒之日死不忘忠顧陛下為堯舜之君誅四凶之罪以素厭人鬼憤結之

望上省章遣太醫占弘疾臨兂悉皆還賜物勑妻子葛巾布衣殯以素棺初弘為第五倫舉吏其後並為三公當世以為榮是時歲比不登而諸王皆留京師賞賜過厚太尉掾何敞說太尉宋由曰禮一穀不登則損服徹膳五穀不登則廢祭祀乘馬就牧天下有饑寒者若已使然今比年傷於水旱民不收緣邊方外域捐妻子流離道路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宜損徹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賜過度但聞臘賜王主已下傾竭帑藏夫明君

行賜以制忠臣受賞盡度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安元元豈容無違而已哉冝先正已率下奉還所得賜因陳得失條奏王侯就國孔僖孫駰同習春秋語吴王夫差時事僖廢書而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駰曰昔者孝武皇帝始為天子方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放恣忘其前善僖曰書傳若此者多矣鄰房生梁郁遂和之曰如武帝亦為畫龍不成復是狗邪僖駰黙然不

荅郁怨恨之隂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詰僖上書曰凡言誹謗者謂無事而虛加誣罔也至如孝武之政善惡顯在漢史明如日月是為直說實事非虛謗也夫帝王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不可以責人也陛下即位已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天下所共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言是也則朝廷所宜改所言非也亦王者所宜含容陛下不推其原苟肆私忿臣

等即死顧天下必廻視易聽以此窺陛下心矣上始無罪駰等意及得僖奏下制勿問僖以才學為郎校書東觀上言圖讖非聖人書駰子瑗瑗子寔皆以才文顯冬十月西羌寇張掖隴西金城護羌校尉傅育將兵擊之章和元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徳受祖宗弘烈夙夜祗畏無以章于先王漢遺葬弊禮壞樂崩因循故事多非經典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豈不遠乎曹褒喟然歎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竭忠顯主之美者當仁不讓奈何

疑焉遂復上疏陳制禮意事下三公太奏上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乃使襃於南宮東觀差序禮事依舊儀參五經驗以讖記自天子至于庶人百五十篇襃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建武中為博士議定封禪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明帝即位充上言漢家再受命乃有封禪之事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遵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宜制禮樂襃少有大度結髪傳充學尤多好禮事常慕叔孫通為漢制儀晝夜研精當其

屬思不覺旁有人舉孝廉除郎遷陳留圉令捕得他郡盜徒五人守馬嚴風縣殺之襃曰夫絶人命者天亦絶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昔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俯順人意其罰重矣如得全此而身坐之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襃軟弱免官百姓號泣送之三月護羌校尉博育追虜出塞戰歿夏四月丙子令天下死罪囚減死一等徙戍邊廷尉郭躬上疏曰聖恩所以減天下死罪使戍邊者欲實疆境而重人命也去死

就生與老弱復相見莫不懽喜自丙子已來犯罪者甚
多應入重今已牢獄者蒙更生之恩也而始被執錄者
獨受大辟之刑亦不均也書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均
大恩以令民上善之即詔悉赦焉躬字仲孫潁川陽翟
人也父弘及冠恂等時為決曹掾諸罹文為弘所決者
無恨治獄三十餘年郡中稱之比之東海于公躬復以
明法稱稍遷尚書廷尉其決斷在哀矜所免者甚衆悉
條諸文致重者四十餘事奏除之躬弟子鎮知名後至

廷尉封侯子孫皆修家業以名理相待為公者一人廷尉者八人為刺史二十餘人六月戊辰司徒桓虞策免司空袁安為司徒光禄勲任隗為司空自元和已來鳯凰麒麟白虎黄龍鸞鳥嘉禾朱草三足烏木連理為異者數百不可勝紀咸曰福祥以為瑞應何敞辟太尉宋由府乃言於宋由袁安曰瑞應依政而生昔海鳥止魯文仲祀之君子譏焉鴝鵒來巢奪陽之象孔子睹麟而泣曰吾道窮矣其後季氏有逐君之變孔子有兩楹之

殰令非常鳥獸品物非一似鳳翔屋怪草生庭不可不察也由安不敢應秋七月齊王晃坐事毋不孝貶為蕪湖侯壬戌令死罪囚減戍邊八月行幸九江戊子行幸湘祠沛獻王九月行幸彭城及壽春詔阜陵侯延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愴然傷之乃下詔曰葢周封千八百而姬姓居半所以楨榦王室也朕廵狩望江淮意在阜陵與王相見志意衰落形體非故一則以懼令復阜陵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以阜陵下

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安車一乘夫人及諸子賞賜
各有差冬十月北匈奴為鮮卑所敍降者十餘萬南單
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人民離散出兵破北城南壮為
一國令漢家長無北顧之憂臣素愚淺兵衆單少不足
以防外內願與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弘緣邊諸郡
太守并力異因天時乘聖帝威神一舉平定上將許之
尚書宗意上疏曰匈奴處北種介以沙漠簡賤禮儀衣
食殊俗此乃天一種民也自漢興已來數發兵攻之所

得輒不足以復所害呼韓邪單于奉藩然中國亦疲於送迎之勞矣光武皇帝躬擐金甲之難深明天地之界故因其來降寵立以為單于覊縻畜養邊民得以休息迄今四十餘年令鮮卑奉順威靈斬獲北單于王已下萬計中國坐享其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今南單于還塞外所謂虎出於檻也必興兵要利內恃於漢其事得浸滋不息而設費不得已無故以萬安之計而徼不可必之功未見其聖也詔問執金吾耿

秉言可聽師未出而帝寢疾

二年春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殿遺詔無起寢廟如光武帝故事是日太子即位年十歲太后臨朝

袁宏曰非古也易稱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禮有婦人三從之義然則后妃之在於欽承天敬恭中饋而已故雖人母之尊不得令於國必有從於臣子者則柔之性也夫男女之別自然之理君臣酬咨通物所因也故百司並在相與率職必祠焉而後行故有朝會享讌之禮造

滕請問之事此蓋內外之分不可得而同者也古之王者必闢四門開四聰兼親賢而聽受焉所以通天下之才而示物至公也自母后臨朝必舅氏專權非踈賢而樹親暱也蓋管其號令者必寄外氏是實違天封而訓民以私政之所階家制教關諸盛衰建百司修廢官設冢卿以任權重收王君甍幼百官執事摠已思齊聽於冢宰所以大明公道人自為用上下竟業而名器已固三代之道也三月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庚戌太后

詔曰皇帝幼年煢煢在疚朕且佐助德政守文之際必有内輔故太尉鄧彪三讓彌高海内歸仁其以彪為太傅賜爵關内侯録尚書事百官揔已以聽於是侍中竇憲管掌機密三弟羅列並據大位上幼小太后當朝憲以外戚秉政欲以經學為名乃上疏曰天下之命懸于天子善在於所習習與智長則功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周成王幼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王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

計舉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
義夏侯勝入授詩書于禁中伏惟皇帝惟天然之資不
肅而成然以至尊之德獨對小臣非所以揄揚聖心增
益輝光者竊見屯騎校尉桓郁結髮受學白首不倦經
為人師行為儒宗昔侍帷幄入授先帝父子爽世並為
帝師愚以為可長樂少府入授帝經於是以郁為長樂
少府侍講禁中歲餘遷太常郁授二帝恩寵甚篤厚焉
傳家業至太傅憲性褊急數自困輔政之後遂作威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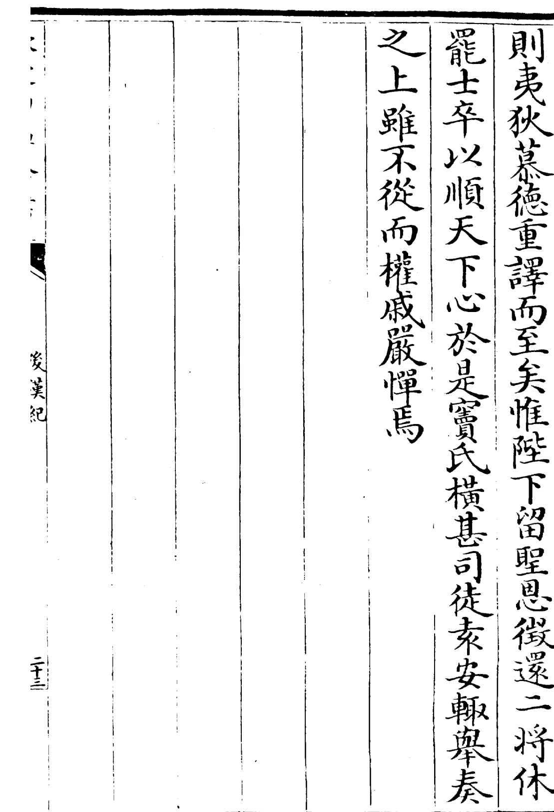
睚眦之怨無不報初憲恨尚書陳寵欲因事毀傷之使與喪事黄門郎鮑德與憲弟瓌厚善懼寵不能自免說瓌曰寵奉事先帝深見委任若以歲月言之宜蒙功勞之報以才量言之應受器用之賞不可以幾微之故以傷輔政之德於是憲出寵為廣漢太守抑強扶弱人無訟者先時廣漢城南有鬼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年寵案行有骸骨不葬者多乃歎曰儻在是乎使縣收斂埋藏之由是遂止時齊殤王子郁鄉侯暢奔章帝哀上書未

報憲使客刺殺暢太尉掾何敞請自往問變狀太尉宗由不聽敞固謂曰春秋稱三公為宰者言無不統也暢宗室肺腑茅土蕃臣來即國憂上書未報而於城内見害于國之紀擅殺列侯罪惡之次於大逆奉憲之吏莫敢追捕明公處宰相之位亦復不恤四方聞之謂京師何昔陳平之言宰相曰外鎮四夷内撫諸夏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列侯私刃不可謂撫京尹廢職不可謂宜綱紀虧壞責係不小遂驅而去司徒司空聞之亦遽追

掾吏詔書疑暢弟陽遣御史之齊考劾尚書令韓稜以
為姦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詔書遣稜稜固執不從後
事發覺憲懼誅自請擊匈奴功以贖死夏五月京都旱
冬十月侍中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執金吾耿秉三萬騎
征匈奴司徒袁安與諸公卿詣朝堂諫曰今國用度不
足匈奴不犯塞而勞軍遠攻經沙漠之難徼功萬里非
社稷計也兵凶器聖王之所重不從太尉宋由不署名
公卿稍亦止安獨與司空任隗固爭前後且十上不從

是時諫者甚衆尚書僕射郅壽下獄御史何敞上疏諫曰臣聞聖主開直言之路有不諱之詔猶恐下情不達復聽歌謡之詞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與諸尚書論擊匈奴下獄奏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備機密近臣以匡輔為職若朝廷有失黙而不言悖義背恩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欲以安宗廟為國永福也豈有私心如壽被誅臣恐天下以壽忠直之故横加誹謗之誅殺傷和氣忤逆陰陽此誠不可所以

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為壽也乃免壽壽郅惲之子也憲遂出師侍御史魯恭上疏諫曰夫天愛人猶父之愛子也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錯亂而況人乎故愛民者天下愛之夷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異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是以聖王之制夷狄覊縻不絶而已不以傷害中國也今邊境幸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各安産業夫人遂得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然後祥風時雨覆被遠方



則夷狄慕德重譯而至矣惟陛下留聖恩徵還二將休罷士卒以順天下心於是竇氏橫甚司徒袁安輒舉奏之上雖不從而權戚嚴憚焉

後漢紀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八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三

晉 袁宏 撰

孝和皇帝紀上

永元二年夏六月竇憲耿秉自朔方出塞三十里斬首大獲銘燕然山而還即拜憲為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户耿秉為美陽侯憲讓不受還師京於是竇篤為衛尉景執金吾瓌光禄勲尊太后母比陽主為長公主益比陽沐邑二千户憲等驕奢不遵法度唯瓌恭儉自

守尚書何敞上封事曰臣聞忠臣憂世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誠君臣義重情不能已也臣見國之將危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不可不察也昔鄭莊不防叚叔之禍也後更滋蔓竇憲兄弟尊朝虐用百姓殺戮盈溢咸曰叚叔州吁將生于漢也是臣前連上便宜承陳得失非為嫉妬憲等也誠欲絕其緜緜塞其涓涓上不欲皇太后損文母之號況陛下有失教之譏下使憲等得保其福然𡚁獲之謀上安主父下

存主毋猶不免於嚴怒況臣微末敢竭愚忠哉然臣累世蒙恩位典機密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誠不忍目見禍至故敢書寫肝膽舒度愚情駙馬都尉瓌忠孝愛主最自修整聞瓌比自申陳願抑損家權退身避賢宜順其意斯誠宗廟之至計竇氏之大福也敞辭旨切直深為憲等所怨濟南王康光武之子也最為尊重而驕奢太甚於是左遷敞為濟南王太傅司隷校尉司空蔡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皆竇氏之黨也乘

憲之勢枉法任情尚書僕射樂恢奏免蔡等外以清京都内欲繩外戚由是為憲等所忌瓌常欲往候恢使人先言恢恢謝而絶之憲兄弟怒其異已常欲陷害之恢妻諫恢曰古有容身之道何必以言取怒歎曰何忍素飡立人朝乎乃上疏曰臣聞百王之失咸以陰盛凌陽而權移於下大臣專朝而勢去公室未有君德休明而臣下闚闟主一其柄而社稷傾危者先帝早棄天下况陛下富於春秋令諸舅執政外戚盈朝非所以寧王室

示天下也夫天地不交則衆生夭傷君臣失序則萬民受殃政失不救其獘不測當今所急上宜以義自割下宜以謙自別四舅保爵土於子孫皇太后永無慙於宗廟誠計之上者書御不省恢乃乞骸骨詔授恢為騎都尉憲風郡縣使廹脅恢恢遂飲藥而死天下聞之皆以為怨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為吏得罪於令令將殺之恢年十二伏寺門外啼泣不舍晝夜令嘉其孝赦其父罪恢事博士焦貺貺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

專精不與掾吏交後况有事被考諸生皆繫獄恢皎然得免恢為人廉潔抗厲衡陽侯陰就聞以禮請之恢絶不荅杜陵人楊正嘗毁惡恢然舉正子為孝廉恢善頼川安王王上書得為巴郡太守遣使貽恢書恢不就荅之曰干主求禄非平生操也其不念舊惡耻交進趨皆此類也何敞既傅濟南盡心輔道歲餘遷為汝南太守敞常疾俗吏苛刻以要名譽為政務崇寛和立春日乃名督郵還府復遣吏案行屬縣顯孝行舉仁義由是郡

中翕然百姓化之其歸養老母推財相讓者數百人秋七月會稽山崩本志稱劉向曰山陽君也水臣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竇太后攝政竇憲專權之應也
二年春正月大赦天下夏耿秉出塞至涿邪山與北單于相遇大戰破之秉字伯初國之子也魁梧有才畧善說司馬法為將常為士卒先休息不部陳然遠斥候要誓士卒爭為致死秉甍謚壯侯南單于聞秉薨舉國發喪務面流血得外國心如此秉弟夔壯勇有氣力以軍功拜騎都尉

常以精騎八百出塞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以下自漢軍所未至封栗邑侯五月丙辰立皇弟惠為北海王開為河間王瑕為城陽王立故淮南閔王昞子側為常山王故齊王晃子忍為齊王北海王睦子威為北海王車師遣使奉獻六月庚辰封竇憲為武陽侯篤偃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憲獨不受封辛卯中山王焉薨謚曰簡王光武時諸王皆就國焉以郭后少子故留京師至永平初乃就國詔賜羽林右騎為虎賁又令上官屬子弟以為官騎焉皆上疏

讓詔曰諸侯出境必有武備夾谷之會司馬以從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也王無辭焉是夏月氏王謝將七萬騎攻班超超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千里逾葱嶺何足憂哉但當收穀堅守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攻超不能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粮盡必從龜兹求食乃遣數千兵伏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賫金銀珠玉往龜兹伏兵遮擊盡殺之遣持所斬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震怖歳歳奉貢

秋七月大將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匈奴北單于遣使款塞願朝見憲中護軍班固迎單于單于為南單于所破遠遁漠北固至私渠海而還於是北單于地空憲欲自為功乃立降者鹿蠡王阿修為單于因置中郎將領護軍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少尹睦識以為阿修誅君之子又與鮮卑烏九為父兄之讐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以終先帝破北成南之策議未定安懼憲

計遂行復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者事有較然易料不疑者臣謂懼守正執平者臣請以先帝旨意明之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定北分匈奴之勢也孝明皇帝欲襃成先帝之功故赫然發怒命將征伐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出籍勝此誠宣明祖宗餘志之弘勲也自南單于歸德巳來四十餘年矣三帝積累遺陛下孳孳所成也今南單于屯建大謀深入匈奴空盡其廬屯之大功也輟而不

圖改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業背先祖棄舊恩非計之長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治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失信封南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阿修誅君子於春秋之義所不當立而烏丸鮮卑新殺北單于情莫不忿惡其讐今而立之則失意而懷怒矣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值歲一億九千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所以空盡天下也詔下其議於憲更相難十餘條憲負

恃貴埶言辭驕慢安終不移上卒從安議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儀用新禮賜王公列侯在京師者黄金列大夫郎吏帛及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人帛一匹酺飲五日繫囚亡命贖罪各有差擢曹襃為射聲校尉尚書張敏奏襃擅制禮儀破亂聖術宜加削誅上寢其奏是後衆人不能信襃所制又會禮儀轉廹遂寢而不行

袁宏曰夫禮也治心軌物用之人道者也其本所由在於

愛敬自然發於心誠而揚於事業者聖人因其自然而輔其性情為之節文而宣以禮物於是有尊卑親疎之序焉推而長之觸類而申之天地鬼神之事莫不備矣古者民人淳朴制禮至簡汙樽抔飲可以盡歡於君親蕢桴土鼓可以致敬於鬼神將之以誠雖微物而可重獻之由心雖蒲質而可薦此蓋先王制禮之本也中古損益教行文質范金合土而棟宇之制麗矣繪采集色而衣裳之度彰矣比聲諧音而金石之品繁矣夫簡朴不足以周務

故備物以致用卑素不足以崇高故富貴以成業此又先王用禮之意也夫尊卑長幼不得而移者也器服制度有時而變者也小則凶荒殊典大則革伏異禮所以隨用合宜易民視聽者也此又先王變禮之旨也是故王者之興必先制禮損益隨時然後風教從焉故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漢興撥亂日不暇給禮儀制度闕如也賈誼曰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設也人為

不修則壞宜定制度興禮樂使諸侯軌道百姓素朴乃草具儀寢而不行後之學者董劉之徒亦言禮樂之用而不能詳備其制度夫政治綱紀之禮哀樂死葬之節有異於古矣而言禮者必證於古古不可用而事各有宜是以人用其心而家殊其禮起而治之不能紀其得失者無禮之弊也曹裒父子慨然發憤可謂得其時矣然裒之所撰多案古式建用失宜異於損益之道所以廢而不修也冬十月幸長安祠園陵詔令大將軍憲與

車駕會長安時尚書見憲皆欲釋伏稱萬歲尚書令韓稜曰枉道事人臣非所以立身也且禮無為人臣稱萬歲之制左右皆慚遂已十二月龜兹姑墨温宿國皆降乃以班超為西域都護徐幹為長史復置戊已校尉唯焉耆須尉黎以前殺都護陳睦不内附

四年春正月龜兹王遣子奉獻三月司徒袁安薨是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安每朝會及在朝廷議國家未嘗不慷慨流涕於言色自天子及朝中大臣皆倚安會病

薨朝野痛惜焉初安妻早卒葬鄉里臨終遺令曰備位宰相當陪山林不得歸骨舊葬若母先在祖考墳壟若鬼神有知當留供養也其無知不煩徙也諸子不敢違

子賞車騎校尉京屬郡太守敞司空京子湯官至公輔

初安辟廬江周榮與語甚器之每預大議及奏論竇憲憲客徐齮㽞之曰子為袁公腹心排大夫竇氏刺客今至矣子宜備之榮曰榮乃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備宰士正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常勅妻子倉卒遇飛禍無

得殯歛奠以區區腐身以悟朝廷及竇氏敗榮召為顯官至尚書郡守有孫曰景至太尉四月丁丑太常丁鴻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之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之精盈縮有常臣之表也故日蝕者陰陵陽月盛者下驕盈也變不虗生各以類應遠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茲故三桓專魯陳氏擅齊六卿分晋呂族覆漢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此皆失其權柄以勢假人者也故有周公之親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伏見大將軍

竇憲雖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
小大望風莫不影從寵極則驕驗見於天雖欲隱諱神
明垂象間者月滿不虧此大臣驕溢之應也陛下未悟
故天重見誡日有蝕之誡宜畏慎以防其禍也詩云畏
天之怒不敢戲豫夫疏巖絶崖之水由於涓涓干雲蔽
日之木起於毫末有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鏡宜因天
變匡正其失以塞天意上深納之丙辰京師地震是時
竇氏驕横威震海内其所置樹皆名都大郡乘埶賦歛

爭相賂遺州郡望風天下騷動競侵陵小民掠奪財物攻亭毆吏略人婦女暴虐日甚百姓苦之又擅檄緣邊郡突騎善射有財力者二千石畏威不敢不送司徒袁安太尉任隗及有司數奏劾皆寢初憲女壻射聲郭舉衛尉鄧疊母兄出入禁中謀圖不軌上漸覺之與清河王慶圖其事使慶求外戚傳因與中官鄭衆密謀之衆勸上亟行其誅上曰憲在外恐變生不可是月憲還京師象由太后帝當謹護璽綬庚申上幸北宫詔公卿百

官使執金吾衛南北宫詔收憲大将軍印綬封憲為親軍侯蔦景瓌皆就國郭舉鄧疊下獄誅上以太后故不欲極其獄乃守憲等選能相以逼迫之憲篤景皆自殺宗族免歸本郡河南尹張酺上疏曰臣愚以為竇氏之事宜下理官與天下共平其罪恐後世不見其事竇氏盛時羣臣莫不阿附唯恐在後皆以憲為伊吕比鄧夫人於文母及陛下發雷電之怒皆以為罪不容誅何前後之相背也賴聖朝明達析其中伏見夏陽侯瓌前為

光祿勲毎與臣相見常有厲節竭忠庶幾之心檢勑賔客未常犯法臣聞王政有三宥之義故蔡叔流言周公原本而誅臣愚以為可黜環爵闗内侯還京師竭忠供養比陽主以優屬垂示厚德上感酺言徙環為長沙侯於是何敞班固免歸家敞子與環善固黨於竇氏也初固不教兒子兒子負固勢不遵法度吏民苦之洛陽令种競嘗出固奴干車訶奴辭罵辱競競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憲賔客皆被繫競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

詔遣責競而主者極罪固字孟堅彪之子也初世祖問竇融在西州時每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班彪所為也世祖雅聞彪名將名之會彪舉茂才除令以病免後應三公之命輒謝病去復以司徒掾望都長所歷二縣皆為吏民所愛彪既才高而專心文史之間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好事者或頗綴録其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繼其書彪乃採前人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失略

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至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彰又有記録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二篇漢定天下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

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帝則紀其功至其摭經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畧務欲以多聞廣博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尊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弊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

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焉可闕哉固九歲能屬文五經百家之言無不究覽其學無常師又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性多愛不以所長傲物人皆重之弱冠早孤固以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冠德百王漢紹堯運以建帝業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

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采撰前紀綴集所聞以述漢書元起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凡百篇未成明帝初人有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者詔収固京兆獄悉斂家書封上是時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為郡所誣乃詣闕上書具陳固著述意會郡亦封上固書天子甚奇徵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舉睢陽令陳宗故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作世祖本紀及世祖

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二十八篇奏之帝廼復使成前書自永平始研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其書乃成世甚重其書學者靡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賞賜恩寵優渥章帝好文章逾益進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達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時有大議令固問難於前然位不過郎固雖篤志於學以述作為務然好傅會權寵以文自通其序事不激詭不抑亢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亦良史之才也至

於排死節否正直以苟免為通傷名教也史遷之作皆
推之於談彪經序其謀畧以舉矣而固盡有功豈不勝
哉竇氏既廢天子追覽前議嘉袁安之忠知宋由之不
正也乃策免由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有罪自殺八月
司空任隗薨字仲和光之子初光濟世祖於信都封陵
侯光薨隗襲爵隗好黄老清静少欲以功臣子行異於
衆擢為虎賁中郎將稍遷九卿三公隗玄黙守直不求
名譽然内行仁義世人以此服之帝亦雅重焉竇憲之

專政朝臣莫違隗與袁安屢抗異議於是天子追思隗忠擢子屯為步兵校尉辛丑大司農尹睦為太尉太傅鄧彪以老病罷太尉睦代録尚書事冬十月己亥宗正劉方為司空

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天下辛卯立皇弟萬歲為宋王二月戊戌詔有司省内外廐馬及上林池圃悉以假貧民甲寅太傅鄧彪薨竇氏之專權彪守己而已御史中丞周紆國之司直也屢忤竇氏彪常以事奏免紆世以

此讖之然修禮教二月戊午隴西地震三月庚寅遣使分行貧民開倉振廩夏六月丁酉郡國雨雹大如鴈子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己丑太僕張酺為太尉

六年春正月永昌夷獻犀象司徒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從世祖征伐有功封潁陽侯鴻年十二事太常桓榮十六而章句通布衣荷擔不遠千里質問異義是以能成其名初綝從上時鴻獨與弟盛居困苦飢

寒帝憐盛有委國志及綝薨既葬鴻挂縗絰於冢廬而
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生不供養死不
飯唅皇天先祖並所不祐身被大病上不任為蕃輔下
不能守土先上病狀辭爵封於仲公章寢不報謹身放
棄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始鴻與九江人鮑俊友
善俊遇於東海鴻佯狂不識俊俊乃止而誚讓之曰自
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志漢有舊制春秋不以
家事廢王事故與衛輒之子今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

滅之基未可謂智也鴻感悟垂泣歎息而還就國教授揚州稱之鮑俊亦上書具言鴻至行明帝甚然之詔徵鴻名見說文侯一篇賜御衣及綬廩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徙封魯陽侯華嶠曰論語稱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行首乎故嘗請論之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則太伯出於不苟得未始有於讓也是以太伯稱賢人後之人慕而徇之

夫有徇則激詭生而取與妄矣故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非服而已享其名其於義不亦薄乎又況乎干有國之紀而使将来者妄舉措哉古之君子立言非将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将以訓乎此殆知其徇尚異於數世也二月乙未司空劉方為司徒太常張奮為司空三月丙寅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六月初伏日閉關秋七月京都旱司空張

奮上疏曰歳比不登人食不足今復旱秋稼未立陽氣埀盡日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恩尤深厚受職過任夙夜憂惶章奏不能序心願對中常侍口陳得失上即引見明日車駕親幸洛陽寺省録囚徒於是大雨三月南單于安國為左賢王次當為單于時數輕兵出塞斬獲有功故國中皆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由是内病師子匈奴降者異時居塞外數為師子所掠故亦怨之安國乃委計降者使

圖師子安國既偽嚴于師子為左賢王覺知安國之謀乃陰為之備每會議事呂師子輙稱病不往安國益忿是時中郎將杜崇使安國安國心不平因上書告崇崇敕西河太守令斷安國欲自訴不得而崇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舊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宜徵西河定上郡兵以為之備公卿處議聽崇遂發郡兵南單于聞漢兵起因舉兵誅師子聞之悉將衆入曼柏城單于圍守之殺傷甚多於是杜崇朱徽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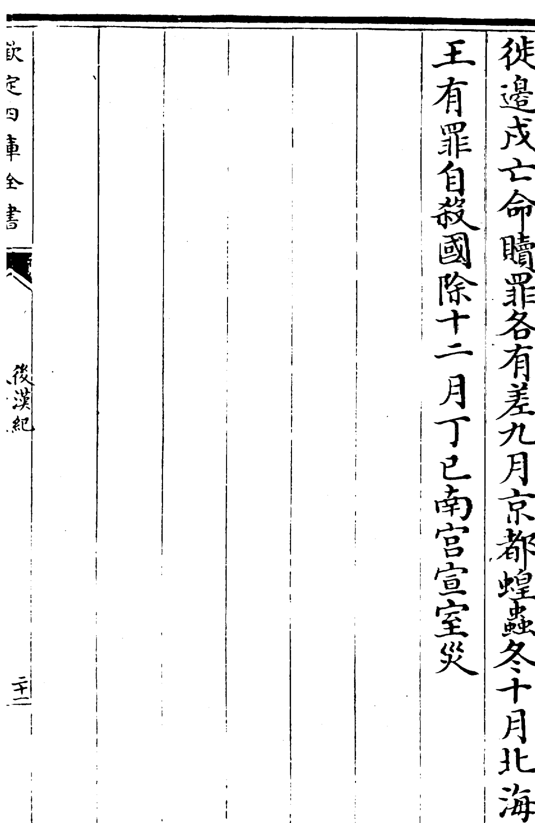
兵而單于為其胥都侯所殺師子為單于既而天子知杜崇朱徽之侵擾匈奴也乃誅崇徽

七年春三月班超發龜兹等八國兵七萬人討焉耆尉犂二國超遣人慰諭二國欲改過向善者當遣大人來迎焉耆王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令超都護將大兵来故且作降重獻遺令無入國北鞬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乃遣奉牛酒迎超超聞焉耆取信北鞬支遂反縛責曰汝匈奴侍子恃焉耆擁令都護來王不

以時迎皆汝罪也悉斬之或謂超曰可便殺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疑遂令自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哉因責讓加賞賜遣北鞬支還曰都護不疑我國矣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黎奉上金銀奴婢牛馬超受馬以給軍餘摠悉還之超到焉耆去城二十里大澤中超乃揚聲欲重賜王以下明日置酒悉召諸國王焉耆王廣尉黎王汎與鞬支等四十一人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逃不至超怒曰腹久何故不

到焉耆欲復反邪遂叱吏收廣況等於都護陳睦故城斬之更立為王持廣況首詣京師因大縱兵抄掠超留焉耆半歲西域遂平上嘉超封超為定遠侯夏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秋九月辛卯京都地震

八年春三月己丑立皇后陰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原鹿侯識曾孫也祖父永明帝時為侍中親幸左右異寵后近故有異寵父綱為屯騎校尉八月辛酉令天下死罪減一等



徙邊戍亡命贖罪各有差九月京都蝗蟲冬十月北海王有罪自殺國除十二月丁巳南宫宣室災

後漢紀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九 史部

後漢紀卷十四

晉 袁宏 撰

孝和皇帝紀下

九年春三月癸巳濟南王康薨謚曰安王康不修法度通賓客人有上書告康使中郎將張陽董臣𢭏來州郡姦猾顔忠劉子産等案圖書謀議不軌有司舉奏明帝以至親不忍窮竟削祝阿隰陰東胡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康殖財貨治宫室奴婢至千餘人廐馬千餘疋田八

百餘頃何敬之為傳上疏諫曰蓋聞諸侯之義以制節謹度為忠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昔管仲相齊九合之功而孔子譏其器小以奢侈逼上不知禮也今大王以骨肉之親享藩國之尊當率先天下以為化首今國家制度王侯車服章事有其科不可越也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亡經傳所載也且君國者以道德仁義為營豈飾宮室充實廐馬為尊哉楚作章華吳興姑蘇卒亡景公千駟民無所稱其效也如大王數游諸第出

入無節或涉晨夜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垂示後嗣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以法自治以禮率下省奴婢之數減乘馬之費以禮起居則敞之願樂酒若於口而利於病至言逆耳而便於行惟大王深察愚言王甚敬禮而不能改夏五月封皇后父陰綱為防侯綱上疏辭位以特進侯就第綱弟鳳謁為郎中子軼政比黄門郎陰氏自建武以來緣屬戚之故世為卿校外典禁兵内侍帷幄賞賜恩寵貴重當世秋七月蝗蟲飛

過京都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太尉張酺與司空司
徒共上依吕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勿葬敬陵百官
言之者亦多上手報酺曰禮臣子無貶親之義今皇太后
家雖不遵法度然常欲自減損奉事十年思不忍虧案
前世上官太后子奉終義從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竇
皇后隴西羌犯塞執金吾劉尚將三萬騎擊平之九月
庚申司徒劉方有罪自殺初梁貴人生和帝竇后以為
己子養而隱之貴人者梁竦女也永平初竦兄陵鄉侯

松因事徙邉後詔書聽還本郡閭門不出作經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賊臣亂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飡者慙輕財好施不治産業兄嫂舞陰長公主振施諸梁親踈有序然猶獨敬異竦衣裘品物事殊別竦未嘗獨饗常與宗族共之竦少長京師逮父兄時遊士林故不樂歸鄉里雅有大志每登高望遠未曾不歎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詩書足以自娯州郡之職但勞人耳竦生二男三

女長男崇及翟長女憑及二貴人初馬太后良家女貴人與姊以選入宫得幸於帝生和帝竦不勝喜與舞陰長公主私相慶語泄聞於竇氏欲專名太子外家心惡梁氏欲毁貶之乃誣以惡逆詔郡縣考竦死獄中家屬舞陰公主居新野使者護守之貴人與姊以憂死葬禮有闕竇后崩舞陰公主兄子梁扈遣從兄檀奏記三府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家舊典也今梁貴人親育聖躬而不蒙尊號補得記謝遣擅太尉張酺獨見擅具問之曰

此公之職而梁氏之福也會以蝗飛過京師名見對說固具言擅記上曰意云如酺不知葬禮有闕也對曰陵上宜置長史加祠祭之禮收錄諸舅以明親親上復曰於義如何酺曰今春秋之義漢家有行事梁竇並為名姓保守河西以忠獲封竇憲兄弟不軌太后謗議籍籍聞於天下姓族死以逾梁氏加以親外家宜尊顯上曰非君孰為朝廷恩大家事籍籍君所知上深納酺言會貴人姊悉上書曰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

恩得見寵幸皇天所授誕育陛下為竇憲兄弟譖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逃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值陛下神聖之德統覽萬機憲兄弟皆已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妾竊悲死父既冤不可復生母年七十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骨妾聞文帝既立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有薄史之親獨不蒙外戚餘恩辭甚悲切上惻然

感寤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憑辭語證明甲子改殯梁貴人于承光宫追尊為皇太后謚曰恭懐葬于西陵上乃别見憑憑具自陳説上歔欷流涕留憑宫中連日不出賞財物第宅旬月之間貲累千萬憑素有行遂寵之加號梁貴夫人擢奨憑夫調為羽林佐監追加謚竦為親愍侯遣中謁者迎竦喪于京師改殯之賜東園畫棺玉匣冡葬於西陵旁上親臨送徵竦妻子還京師宋貴人遇竇氏之譖葬禮有闕清河王慶涕泣不敢言常

私祭于室及梁后改葬慶乃上書求上貴人冢詔聽許悲喜曰生雖不得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畢矣太尉張酺上疏乞骸骨上使中黄門問疾加以珍羞酺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邪其勿復言是時酺子蕃以郎侍講上復詔蕃曰陰陽不調朝廷望公以為憂託病自退潔已而已誰當與朕同心者非所望於公也酺惶恐詣闕謝因起視事酺自為三公父尚在酺每遷父輒自田里來適會歲臘公卿罷

朝共諸酺父上酒爲酺壽極歡移日當時以爲榮冬十月癸卯光禄勲吕盖爲司徒十一月丙寅司空張奮老病致仕壬申太僕韓稜爲司徒奮在家上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於斯爲盛故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漢既受命禮樂冝作圖讖明文王若是以先帝聖德逺監每存禮樂衆儒不達多生駭異臣累世輔位而漢禮樂未定誠切以爲憂負臣犬馬

盡盡誠冀先死及見禮樂之定上善之十年夏五月封梁堂為樂平侯雍為乗氏侯翟為單父侯位特進堂等自九真還過長沙迫從竇瓌令自殺秋九月庚戌初復稟犧官冬十二月戊辰梁王暢薨謚曰節王母陰貴人有寵於明帝暢尤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章帝緣明帝意賞賜恩寵務加篤厚乃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暢性聰慧然少驕貴頗不遵法度暢常夢見星宿從官卞忌自言善占夢又能使六丁神暢使忌占夢卜筮又使乳母

王禮侍史李阿與忌祠祭求福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

永元初豫州刺史舉奏暢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

獄天子以加恩不忍聽復奏徙九真有詔削城武單父

二縣暢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少長深宮從官侍

史利臣財物暢無所照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自

負自悔無所復及陛下聖德弘裕枉法赦臣上念以負

先帝而令陛下收耻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

暢知大貸不可再得束身不敢復出乞裁食睢陽穀熟

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願還其無子者選擇謹勑奴婢三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鼓吹倉頭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詔曰唯王至親之屬純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彰于內外今王深思悔過以自剋責朕惻然傷之傳曰剋已復禮天下歸仁其安心靜意茂休

厥德强食自愛其何讓哉暢固請章數十上卒不許
十一年春三月遣使行郡國水旱災貧不能自存者稟
貸穀食令山林池澤勿收假稅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
十二年春三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
自存者粟人三斛博士弟子布三匹夏閏四月戊辰南
郡秭歸山崩壓殺百餘人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初
太尉張酺與司隸晏稱會于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
掾史多非其人既罷稱奏令三府長史各實其掾史酺

以恨稱會復共謝以責稱稱辭色不順酺怒廷叱之稱乃奏酺以為怨望上以酺先帝師優游不斷詔公卿廷議之司徒呂盖以為酺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而作色大言不可示四方乃策免酺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君在位八年于兹康哉之歌既無聞焉而於兩觀之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風将何以宣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氷朕甚懼君其上太尉綬君自取之靡有後言九月太尉張

酺策免歸里舍謝遣門生閹門不通賓客中郎將敞等多言酺公直中正不宜久棄草廬上亦雅重之數年復以酺為光禄勲丙辰大司農張禹為太尉冬西域蒙竒兜勒二國内屬

十三年秋九月詔曰水旱不節蝗螟滋生令天下田租皆半入被災者除之貧民受貸種食皆勿收責冬十月安息國獻師子大雀班超上書求代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故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

里之間爾况於萬里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畏壯侮老自其天性臣犬馬齒殲常恐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義不營私竊恐後世以臣為沒西域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以示邊境威外夷臣老病衰困冐死瞽言謹先遣子勇隨獻物入塞以臣生在令勇見中土超妹昭懼遂死於邊上書曰妾同産兄西域都護超捐軀為國以功自効頼陛下神靈得待罪沙漠至今積三十年矣骨肉妻子生不復相識時人士衆皆

已死亡超年至七十衰老被病扶杖而行雖以竭盡其力以報大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盡蠻夷之性悖逆侮老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而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即恐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以榮為辱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逾望三年于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力忠孝於沙漠罷老則使捐棄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

後有一旦之變異幸超家得蒙趙毋衛姬先請之貸書奏上感其言乃徵超還以校尉任尚代超超到拜射聲校尉數月薨朝廷愍惜之賵贈甚多子勇復有功西域初尚與超書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清水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揔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

我以班君當貽以奇策今所云平平耳尚後竟遭邊禍如超所言

袁宏曰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貴在安靜之故修己無求於物治內不務於外自小至大自近及遠樹之有本枝之有葉故郊畿固而九服寧中國實而四夷賓夫唐虞之盛德澤之濃正朔所及五千而已自此以外羇縻而弗有也三代建國弗勤遠略岐邠江淮之間習其故俗朔野遼海之域戎服不改然而冕旒端委南

面稱王君臣泰然不以區宇為狹也故能天下乂安享國長久至于秦漢開其土宇方于三五之宅故以數倍矣然顧瞻天下未厭其心乃復西通諸國東略海外故地廣而威刑不制境遠而風化不同禍亂薦臻豈不斯失當世之主好為身後之名有為之人非能守其貧賤故域外之事興徼倖之人至矣夫聖人為治貴英才安天下資羣才故徼倖之人王制之所去也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國正足以伏四夷故王道所不

取也戊辰司徒吕蓋老病致仕十二月丁丑光禄勲魯恭為司徒恭字仲康右扶風平陵人也父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嵗晝夜號泣哀動路人郡吏贈送一皆不受處喪如禮鄉里竒之年十五與弟俱居太學諳博士受業閉門講誦不隨儔黨兄弟知名為學者所宗扶風數以禮請謝而不應母强遣之不得已而去同業隨之者前後盈路恭乃始為新豐教授以丕年小欲就其名常託病不仕及丕舉方正乃始為郡吏辟

太尉掾遷中牟令民李勉為母所言恭名就責問因為陳父母恩德勉慙悔返恭為政專以德化不任刑罰亭長勑令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恭涕泣曰德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固争亭長即還牛詣獄受罪恭貰出不問於是吏民敬信皆不忍欺是時天甞蝗獨不入中牟界河南尹袁安恐有不實使部掾肥親案行之皆如所言恭隨親行阡陌坐桑下雉過止其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擊雉小兒曰雉方將雛雛親

默然而起曰今來考君之短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竪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因還府以狀白安安美其治是年嘉禾生縣庭中安具以狀上詔舉賢良方正恭薦中年人王方天子徵方公車禮之與公卿舉賢者同上即位徵為博士侍中車駕每出郊廟恭常陪乘上顧問之語及政治有便於民者無所隱諱

十四年春二月修西海郡三月戊辰上臨辟雍亭射大

赦天下夏六月封中常侍鄭衆為列侯賞討竇氏之謀也衆南陽人明帝時以謹慎事太子家章帝即位為中常侍竇憲專權内外㝠附衆獨不交結一心王室竇氏既誅遷大長秋天子常與謀國事閹官專權自衆始焉

辛卯皇后陰氏廢初后與外祖母鄧朱祝詛詔中常侍張慎尚書陳褒於掖庭窮治其獄父綱自殺凡軼等徙合浦毋及后二姨母徙日南祀等内外親皆免歸本郡

冬十月辛卯立皇后鄧氏后鄧訓女也訓閨庭甚嚴諸

子進見未嘗賜席至於后事無大小每輒咨之弟邠曰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邪訓曰我不衰是女也雖小諸兒無及者必有益於我家是以奇之初鄧禹佐命位冠諸臣常言曰我常將百萬衆秋毫不犯未嘗妄殺一人子孫必當大興訓嘗為謁者治石臼河甚有方活數千人謂弟邠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豈其然乎訓生五男三女長男隲次京次悝次弘次閶長女燕次綏即后也次容后年五歲祖母為翦髮老人目冥并中后

額忍痛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恠而問之后曰太夫人慈
恩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后姊燕早卒有遺腹
女娥在襁褓后年十二傷娥早孤躬自養撫由為閨門
所敬與叔父邠及諸兄語常問祖父禹為布衣佐命時
事邠為説結髮殖業著名鄉閭遭世祖龍飛杖策歸德
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後閉門自守事寡姊盡禮
訓子孫有法遭光武皇帝憂悲哀吐血因發病薨后未嘗
不歎息流涕言立德之若乃至於斯后通論語志在經書

不問家事后母非之曰女人書足注疏通一孝經而已今不務女工長大寧舉博士邪后不欲重違母意晝則修女工夜則讀經傳宗族皆號曰諸生初相工蘇大偏相家人至后大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室家乃竊喜而不敢傳后長七尺二寸年十六以選入掖庭為貴人承事陰后夙夜兢兢撫接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遂有寵每疾上輙令母兄入視醫藥不拘以日數后輒言外家久在省中令陛下有私妾之譏下令妾被内顧

不知足之謗上下有損誠不顧也上曰他人以數入為榮而鄧貴人反為憂誠難及也諸貴人競自修飾后獨衣不求綵裳令侍者賫羸衣設與陰氏同服即時解易不欲同服避正適也上乃歎曰修德之苦乃如是也上每訪問政事謙退不敢對欲令陰后得進不獲已然後蹇所問陰后短小舉止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后獨愴然不樂為之隐諱若已之失及與陰后進止不敢正立坐則為之傴所以苦心曲體勞謙甚至上愈重之后每

當進見輒以疾退御左右常為上言繼嗣不多當普施恩惠以獲子孫發言懇惻形于顏色陰后素妬見寵甚多設方巧欲以危后上嘗病陰后曰我得意之後皆當夷滅之后恐舉宗受禍流涕曰竭節以事陰后可謂至矣竟不為所祐而當獲罪於天無相禱婦人雖無從死之節然越姬有必死之志上可以報上厚恩次可解宗親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會宮人救止因詐言屬有來者陛下病以差信以為然故止其後

宮人告陰后巫蠱事后涕泣救護無所不至自陰后之廢上歎曰聖后之尊與帝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誰能當之唯鄧貴人德冠後庭為能光之耳初陰后時諸家四時貢獻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飾以金銀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於目諸家歲時裁供紙墨通殷勤而已后自入宮後遂博覽五經百家圖讖無不畢覽善易及陰陽占候希有者上每欲官秩后諸兄輒推誠固讓自抑為務故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隲虎賁郎時京悝

弘闓黄門郎京早卒贈以騎尉印綬丁酉司空韓稜薨

大司農徐防為司空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幼失父母

與孤弟居壯大推家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髙之仕

郡至功曹太守葛興疾錯亂稜輔助經年政令無闕興

子嘗出教轉吏稜封還不聽訟書以稜掩蔽興疾專郡

事不得復為吏後解禁網辟司空府稍遷至尚書令在

機密數有忠言進用良吏章帝以稜憂國忘家夙夜匪

懈數賞賜之是時郅壽陳寵俱為尚書皆以才能見重

帝賞三人寶劒手自題其名韓稜龍泉郅壽漢文陳寵鍛成論者以為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含章明達故得漢文寵敦朴内濟故得鍛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矜嚴有容貌初為郎明帝見而異之權為尚書郎在臺閣十餘年未嘗有過稍遷至少府大司農憂勤於衆事所在著名跡

十五年春二月出廩貸郡國被災貧民各有差夏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冬十月戊申行幸章陵祠舊宅園廟

戊午行幸雲夢是時廣陵人王渙爲洛陽令治有異迹初渙遊俠尚氣晩節好儒術爲治修名責實抑强扶弱并官職吏輒兼書佐小史無事皆令讀孝經病卒官百姓無老幼皆叩心泣涕相賦歛爲祭者數千人渙喪當還鄉里新安道以西道旁往往會聚設祭吏問其故感言平常到洛爲吏卒所抄奪王君到洛不復侵擾故欲報恩後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弦歌薦之

十六年二月以兖豫徐冀民𫎇不登三遣府掾分行貧民勸民盡地利貧無所耕者為顧夏客星入紫微宫秋七月辛酉司徒魯恭策免庚午光禄勲張酺為司徒八月己酉司徒張酺薨酺病困敕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為三公不能使從制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露祭而已上聞酺薨愍焉縞素即賜以印綬冢塋恩寵隆加於相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永平中崇尚儒術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大臣子弟莫不受經又

為外戚樊氏郭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酺以明經充焉除廣平郎中每朝會進見輒講於上前辭義高亮音動左右上新即位應在祠朝廷為出為外郡内不自得上疏願留左右上不聽賜錢三十萬亟發之官酺雖儒者剛而有斷下車擢用賢俊挫擊豪強旬月之間郡中肅然酺既出上見諸王師傅曰東郡太守張酺講授畢輒諫正誾誾時有小善稱之不已忠言蹇蹇有史魚之風初賈逵明古學曹襃制漢禮酺

常非之及為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不通寢其奏者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徵鉅鹿太守魏霸為將作大匠霸濟陰人也少失父母兄弟同居數十年妻子數執勤苦動則推讓為郡妻子不之官霸以凡嫂勤而已獨縈樂常衣布蔬食敕妻子親之耕蠶與兄弟子姪同勞逸為寛恕而已不求備於一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改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吏有相讚者輒歎息曰某甲賢者也不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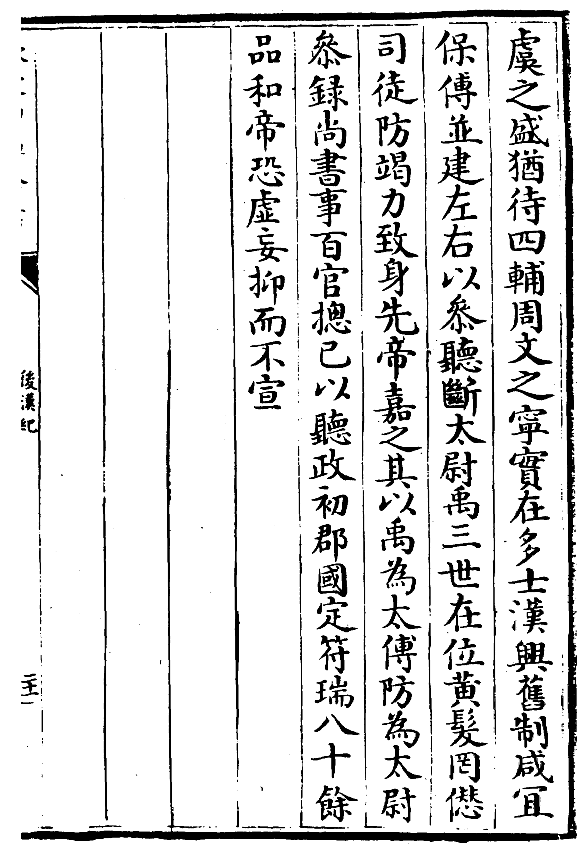
短太守以是重之其人慚責自引退郡中化之皆和睦

後拜太常以病致仕爲光禄大夫霸妻死長兄伯爲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何養他家婦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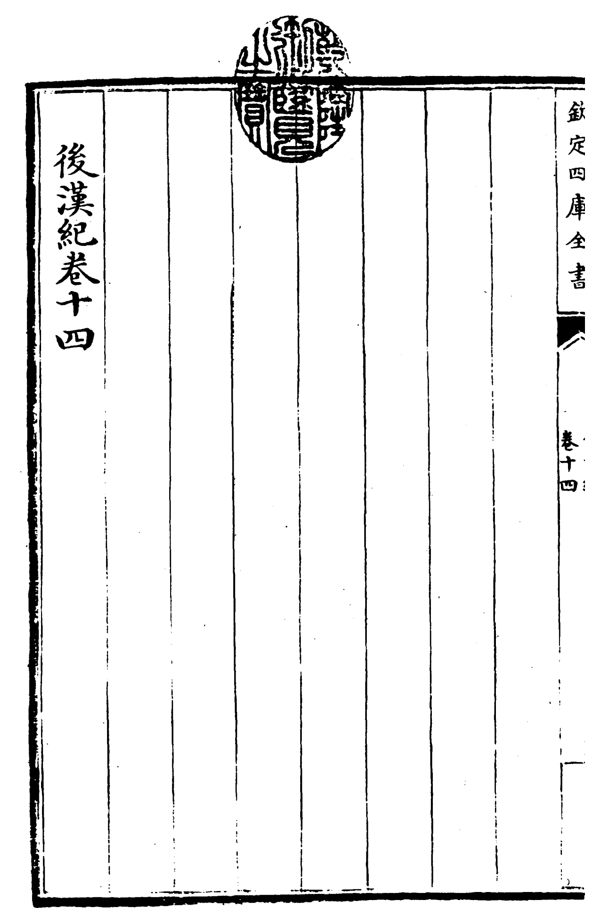
自入拜其妻曰夫人視老夫何空中直而空遠來使計義不相屈即拜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匈奴北單于遣使奉獻

元興元年春三月追爵謚皇后父鄧訓爲平壽敬侯司空陳寵以非舊典也太尉張禹司徒徐防以爲冝封爭

之連日乃從禹防議由是虎賁中郎將有恨寵夏四
月封鄧禹馮魴後為列侯丙午大赦天下五月癸酉
扶風雍地震十二月辛未帝崩于嘉德殿初數失皇
太子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莫不惶懼鄧后乃收皇
太子於民間皇子勝長有疾皇子隆生百餘日后養之
太后乃引兄等定策禁中立隆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
位太后攝朝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封皇子勝為平原王詔曰昔唐



虞之盛猶待四輔周文之寧實在多士漢興舊制咸宜保傅並建左右以叅聽斷太尉禹三世在位黄髪罔愆司徒防竭力致身先帝嘉之其以禹為太傅防為太尉叅録尚書事百官揔己以聽政初郡國定符瑞八十餘品和帝恐虛妄抑而不宣



後漢紀卷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